

Sister

Rosamund Lupton

[英] 罗莎蒙德·勒普顿 (Rosamund Lupton) —— 著

刘勇军 —— 译

# 亲爱的 妹妹

Just a card  
know that  
in our own  
more than a flat (except mentioning  
editor of freight office & has  
12 weeks. Kind regards  
from Bob.  
with  
AB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Sister

Rosamund Lupton

[英] 罗莎蒙德·勒普顿 (Rosamund Lupton) —— 著

刘勇军 —— 译

# 亲爱的妹妹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明春天卷

CS-BOOK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妹妹/(英)罗莎蒙德·勒普顿(Rosamund Lupton)著;刘勇军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6  
书名原文:Sister  
ISBN 978-7-5404-8084-4

I. ①亲… II. ①罗…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5709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8-2017-042

SISTER by Rosamund Lupton  
Copyright © 2010 by Rosamund Lup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QIN'AI DE MEIMEI

## 亲爱的妹妹

作者:[英]罗莎蒙德·勒普顿(Rosamund Lupton)

译者:刘勇军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马冬冬 刘宁远

特约编辑:温雅卿

版权支持:辛艳

营销支持:李群 张锦涵 姚长杰

版式设计:利锐

封面设计:李洁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70mm 1/32

字 数:297千字

印 张:10.5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084-4

定 价:3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亲爱的妹妹

S i s t e r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逐渐散去的柠檬味 \_ 001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犹如高速公路旁令人惊讶的流星花，惹人怜悯。

### 第二章 一颗流星隐约划过 \_ 045

我进入公园，松软的雪花在我四周飘落，我希望再等久一点儿，第一次独享这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 第三章 如果可以忘却悲伤 \_ 067

她还是那个穿着沙沙作响的便袍，坐在床头，在黑暗中散发着淡淡的面霜味的母亲。

### 第四章 雪地、花束、泰迪熊 \_ 093

我终于理解了你和母亲对园艺的热情。这是季节性的奇迹，所有的健康、成长、新生命和复苏蕴含其中。

亲爱的妹妹

S i s t e r

## 第五章 右边的第二颗星 \_ 131

“你知道鸟儿唱歌的时候也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吗？”  
他问，“先是画眉，然后是知更鸟，再是鸫鹛、苍头燕雀、柳莺和歌鸫。这里以前还有夜莺。”

## 第六章 没有起点，没有终点 \_ 151

办公室里太热了，从窗户倾泻进来的阳光令房间的温度更高了，让人昏昏欲睡，我将咖啡一饮而尽，试图让自己清醒起来。

## 第七章 儿时的魔法棒 \_ 171

父亲满怀慈爱地凝视着我，一个自私的人仍然拥有爱他人的能力，不是吗？即使他们曾伤害了别人，令人失望过。

## 第八章 罗森教授的办公室 \_ 207

十分钟过后，罗森教授的秘书陪着我从接待处乘坐泡泡电梯抵达顶层，教授在那里迎接我。

## 第九章 是谁播放《摇篮曲》 \_ 227

“睡吧，睡吧，宝贝儿 / 爸爸在照顾小绵羊 / 妈妈在摇晃梦乡的树 / 树上会为你掉下甜蜜的梦儿 / 睡吧，睡吧，宝贝儿。”

## 目录

### Contents



- 第十章** 我又为你买了一束矢车菊 \_ 251  
我们得尽力代替彼此，不仅是我们两个，还要代替你、里奥和父亲的责任。在人生遭遇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必须振作起来。
- 第十一章** 一起走过海德公园 \_ 273  
趁他跟花店老板说话的当儿，我给卡莎发了条短信：odcisk palca，我知道她会明白我终于印上爱的指印。
- 第十二章** 等待天亮的时刻 \_ 319  
想来你那里应该比这儿冷得多吧。大雪会淹没树的声音吗？那里也是天寒地冻、万籁俱寂吗？我的外套能让你感到温暖吗？
- 感谢** \_ 327

## 第一章

### Chapter One

## 逐渐散去的柠檬味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犹如高速公路旁令人惊讶的流星花，惹人怜悯。

## 星期天晚上

亲爱的苔丝：

我愿意付出一切，只盼着此时此刻能与你相守，紧握你的双手，凝视你的脸庞，倾听你的细语。区区信纸，寥寥数言，如何抵得过亲手触摸、亲眼得见和亲耳聆听的感觉？只是，我们早已习惯以文字来交流了，对吗？自从我上了寄宿学校，我们便再也不能一起玩，一起大笑，喁喁诉说我们的秘密，我们能做的，只有写信。

我都忘了给你的第一封信中写了什么，只记得我把信纸撕成一块一块，打乱顺序，如同拼图一般，以免女舍监偷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早就对拼图失去了兴趣）。然而，对于我在撕成碎片的纸上写下的思家之情，你是如何回复的，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还记得，我只有用手电的光照在信纸上，才看出你的字迹。从此之后，在我看来，善良仁慈都散发着柠檬味。

记者一定会对这个小故事青睐有加，夸我自小就有侦探头脑，竟然看得出你是用柠檬汁写的信，还会称赞你我姐妹一向亲近，感情好得很。其实他们此时就在你的公寓外面，另外还有摄影师和录音师（他们满脸汗水，身着沾满污垢的夹克，电线从台阶上延伸下来，缠绕在栏杆上）。没错，这么说确实显得有些若无其事，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都无法肯定你对出名这事



(勉强算是出名吧)怎么看,但我估摸你会觉得当个名人很有意思。有趣,却也很古怪。我则只认为这种事既怪异又滑稽,但我们的幽默感自始至终都不一样,不是吗?

“学校都禁止你外出了,事态严重啊。”我说,“再有下一次,你一准会被开除,妈妈的烦恼已经够多了。”

你把兔子带到学校,却不幸被发现。听听我那语气,真是姐姐味十足呢。

“不过,这挺好玩儿的,不是吗,碧儿?”你问道,还噘着嘴,强忍着不笑出来,我觉得此时的你很像一瓶葡萄汁饮料,滋滋冒着泡,马上就要流出来。

只是想到你的笑,我便觉得有勇气自心底升起,于是,我走到窗边。

我得外面一个记者,是卫星新闻频道的。我位于纽约的私人公寓里有台等离子电视,我早已习惯在那上面看到他那二维平面的脸。但此时此刻,他是真人,是立体的,就站在切普斯托路上,直勾勾地透过你家地下室的窗户,凝视着我。我的手指蠢蠢欲动,真想按下遥控器上的关闭键,但我能做的只是拉上窗帘。

可看不到他们,我感觉更糟糕了。他们弄出的灯光穿透了窗帘,他们的声音冲击着窗户和墙壁。他们的存在具有巨大的压力,这压力闯入了你家的起居室。记者们当然不是吃素的,这种情况若再继续下去,我一定会窒息而死。好吧,这么说的确有些夸张,换作你,八成还会出去,给他们倒咖啡。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动不动就会发火,又极其看重个人空间。我应该去厨房,想想办法,控制眼下的局面。

这里还算清静,我总算能静下来思考。说来好笑,我竟然会如此惊讶,一般而言,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比如说吧,昨天的一份报纸只是宣称我们姐妹情深,却只字未提你我年龄上的差距。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或许年龄的

差距便不再要紧，但在儿时，这可是件大事儿。“五岁呀，差距蛮大的……”人们会说谁不知道呢，末尾语气轻轻上扬，将这句话变成一个问句。我们都想到了里奥和他留下的差距，不过或许用鸿沟这个词更为合适。然而，我们从不这样说，对不对？

我听到一个记者在后门外面打电话。她肯定是在对电话另一边的人发号施令，我的名字自她嘴里蹦出来——“阿拉贝拉·碧翠斯·赫明”。母亲说过，从没有人管我叫阿拉贝拉，所以我一直认为，就算我还是个孩子，他们也看得出我不叫阿拉贝拉，这个名字用黑色墨水写起来弯弯绕绕的，仿佛有很多手写花体字。有的女孩子叫贝拉、贝尔斯和贝尔（形式如此之多，而且都很好听），但这些名字统统是阿拉贝拉的缩写。不，从一开始，我显然就是碧翠斯，这用新罗马字体写起来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缩写。但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就给我取名阿拉贝拉。现实必定令人失望至极。

这会儿，那个女记者的说话声又变得清晰可闻。我估摸她此时是在与另一个人通话，她正因为加班加点而歉意连连。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害她不能整点下班的人正是在下，阿拉贝拉·碧翠斯·赫明。我真想出去跟她学说句对不起，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每次妈妈一生气，把锅碗瓢盆弄得乒乒响，我总是第一个冲进厨房。记者走远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能听到她的语气——抚慰、解释、小心谨慎。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她一准儿是在和她的孩子说话。她的轻声细语穿透门窗，让你的公寓变得暖暖的。

也许我应该做个善解人意的人，让她回家。可惜你的案件还在审判中，在审讯结束之前，我都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好在她和别人一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并不打算探听出关于你的事情，只希望我能表露情感。他们盼着我将双手紧握在一起，让他们拍到我指关节发白的特写。他们想看到我痛哭流涕，脸上布满蜗牛爬过似的黑色睫毛膏泪痕。所以，我一直待在屋里。

记者和工作人员终于离去，在你公寓的台阶上留下一大堆烟灰，宛如潮水退去的水位线，你的水仙花盆里满是烟蒂。明天，我会把烟灰缸拿出来。实

际上，我对有些记者的看法失之偏颇。有三个人为他们私闯民宅的行为道了歉，有个摄影师还从街角的花店买了些菊花送给我，我知道你从来不喜欢这样的花。

“可是，即便是在春天，花儿也是校服的红褐色，或是秋天的颜色。”你笑着说，嘴上是在赞美花的优雅和寿命，实则是在揶揄我。

“花通常都是亮丽的颜色。”我说，却并没有笑。

“太鲜艳。”花是用来装饰车库前院的那块水泥地的。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犹如高速公路旁令人惊讶的流星花，惹人怜悯。

送菊花的摄影师告诉我，晚上的“十点新闻”会“专门”报道你的事儿。我刚打电话告诉母亲。我想以母亲特立独行的性格，得知你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准会为你自豪。将来，你受到的关注还会更多。一位录音师说明天还会有外媒到这儿采访。真是挺有意思的，说来也怪，我早在几个月前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人家来着，可就是没人听。

### 星期一下午

现在，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媒体、警方、律师不停地记录着什么，歪着脖子打听消息，录音机也嗡嗡地响个不停。今天下午，我在皇家检察署向一名律师提供证词，为四个月后的审判做准备。他们说我的证词是此案的关键，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知道整件事情的人。

皇家检察署的律师莱特先生拿着我的证词坐在对面。我估摸他有四十岁，也许还要年轻些，只不过他见过太多像我这样有故事的人，脸上显得饱经风霜。他表情警惕，朝我微微倾身，像是在给我打气。我想他肯定是个很好的听众，可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是没什么问题，”他说，“我希望你从头说起，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到时候再厘清其中的关系。”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搞不清该从哪儿开始说起。”

“要么你试试从最先觉得不对劲的地方说说看。”

我留意到他穿着一件上好的意大利亚麻衬衣，不过涤纶领带上的花纹很丑，一般人不会选择这样的搭配。其中一样定是别人赠送的礼物。倘若领带是礼物，他这样系上想必是个好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现在有了个新习惯，每次我不愿考虑眼下的事情时，就会胡思乱想。

我抬头看着他，我们四目相对。

“那时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失踪了。”



母亲打来电话时，我们正在举行星期日午餐派对。食物和宴席都是当地一家熟食店提供的，典型的纽约风格，东西很时髦，没有半点儿家常菜的样子。其实，我们的公寓、家具，甚至我们的关系同样缺少家的感觉。号称大苹果城的纽约却没有果核。我知道这番话定会让你讶异，但我在纽约的生活可以暂且不说。

我们是那天早上赶回来的，当时正在缅因州的一间小屋里度假，享受“浪漫的雪景”，大家正在庆祝我晋升为客户总监。托德十分享受我们那个铸成大错的午餐派对。

“我们倒不是奢望极可意的按摩浴缸，但洗个热水澡总行吧。要是能打电话的话就好了，好像连手机都用不了，我们的运营商似乎并没有在这里搭建信号塔。”

“这次旅行是临时决定的吗？”莎拉怀疑地问道。

你也知道，我和托德从来不会心血来潮去做某件事情。莎拉的丈夫马克

在桌对面给她使眼色：“亲爱的。”

她迎着他的目光。“我讨厌你喊‘亲爱的’。潜台词不就是‘你给我闭嘴’吗？”

你肯定会喜欢莎拉的。也许这就是我跟她成为朋友的原因，从一开始她就让我想起你。这会儿，她转身面对托德。“你跟碧翠斯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她问。

“我们两个都不喜欢生事。”托德回答道，以为这样就能让她不再说下去了。

可莎拉偏不是那种轻易打退堂鼓的人：“看来你也嫌麻烦。”

接下来是一通尴尬的沉默，我礼貌地打圆场：“你们喝咖啡还是花草茶？”

我在厨房里把咖啡豆放进研磨机里，这是我为这顿饭唯一出力的地方。莎拉跟着我走了进来，懊悔地说：“对不起，碧翠斯。”

“没事。”要说我这个女主人还真不是盖的，我面带微笑抚慰她，顺便研磨咖啡，“马克的咖啡加不加牛奶？”

“加。我们现在都不会笑了。”她说着坐在餐台上，晃动着双腿，“至于性生活……”

我转身面对研磨机，希望机器的噪声能让她安静。她的声音却盖过了咖啡机的声响。

“你跟托德怎么样？”

“我们挺好的，谢谢。”我回答道，将磨好的咖啡豆倒进那个价值七百美元的意大利浓缩咖啡机里。

“你们还会笑，还会做爱吗？”她问。

我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咖啡勺，这些珐琅勺子颜色各异，宛如融化的糖果：“这些是我们上星期天早上在古董集市上买的。”

“你在转移话题，碧翠斯。”

你该晓得我并不是在转移话题。每个星期天早上，别的夫妻还在床上缠绵，我和托德就出去逛古董店了。我们的身份也从恋人变成了一起购买东西的伙伴。我想用我们精心挑选的东西装点公寓，共筑未来。我仿佛听见你在奚落我，克拉丽斯·克利夫茶壶可不能代替性。但于我而言，这玩意儿让人感觉踏实得多。

电话铃响了，莎拉没有理会。

“夫妻之间得有性生活，得说说笑笑，这就好比一段感情的心和肺。”

“我得去接电话了。”

“你觉得什么时候该关掉呼吸机？”

“我真的该去接电话了。”

“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拆分共同承担的抵押贷款、银行账户，什么时候该跟共同的朋友撇清关系？”

我拿起电话，庆幸有借口打断刚才的谈话：“你好？”

“碧翠斯，我是妈妈。”

你已经失踪四天。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收拾行李的，只记得托德进来时，我刚好关上行李箱，转身对着他。“我们坐哪个航班？”

“得明天才走得了。”

“可我现在必须走。”

从上个星期天开始你就没去上班了，你的经理给你打过电话，却接到留言机上。她还去了你的公寓，你不在。谁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现在警方也在四处寻找你。

“你能开车送我去机场吗？不管剩下什么航班，我都得买票。”

“我帮你叫车。”他答道。托德喝了两杯葡萄酒。他为人一向谨慎，过去我挺欣赏他的这个优点。



当然，在莱特先生面前，这些事情并没有提及半句，我只是告诉他母亲在纽约时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半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失踪了。跟你一样，他只留心大局，对细枝末节并不上心。你小时候也会将画画得特别大，画纸都容不下，我却用铅笔、尺子和橡皮擦画得格外细致。长大后，你用鲜亮的色彩挥毫泼墨，在画布上勾勒抽象画，尽显画作真实的一面，而我在设计公司，竭力让世界所有的颜色都能对上色卡，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没有你那种挥洒自如的绘画技巧，但我希望把这个故事的点点滴滴都告诉你，希望能像点彩派画家一样，用色点构建画作，等到完成后，我们自然会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你母亲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压根儿就没察觉到哪儿不对劲吗？”莱特先生问。

我感到一种似曾相识、叫人恶心的愧疚感涌上心头：“没有。我并没发现任何异常。”



我坐的是头等舱，因为别的票都卖完了。飞机穿越险如地狱的云端时，我想象自己责备你的样子，为何要让我吃这样的苦头。我想象着让你答应我，不要再做这种出格的行为。我提醒你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应该有个大人的样子。

“碧儿，你用不着老是端出姐姐的范儿。”

那时候我都在你面前数落过什么？可能说过很多吧。关键是我一向把姐姐的身份当成一种工作，一种我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我飞去找你，是因为我能找到你（把你照顾好也是我这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自恃高人一等、成熟稳重的大姐告诫那个佻薄轻浮、不负责任的妹妹现在应该懂事了。

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伦敦西区在我们脚下延绵开来，地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安全带警示灯亮起的时候，我对上帝暗暗发誓：你若能平安，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飞机颠簸着在柏油跑道上滑过时，胡思乱想带来的烦恼变成了令人恶心的焦虑。在孩子的童话故事里，上帝会化身为英雄。我这个做姐姐的却没有任何魔法。里奥的死仍然历历在目。痛彻心扉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是那般可怜，我无法再忍受失去你。



对于一间办公室来说，这里的窗户还真是大得出奇，春日的阳光倾泻进来。

“你是觉得苔丝的失踪跟里奥的死有关？”莱特先生问。

“没有关系。”

“可你刚才说你想起了里奥？”

“我经常想起他。他是我弟弟。”念及弟弟，我身心俱疲，“里奥八岁时死于囊性纤维症，我和苔丝并没有遗传这种病，我们生下来就很健康。”

莱特先生想要关掉头顶刺目的灯，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关不掉。他抱歉地朝我耸耸肩，再次坐下。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我跟我妈见了面，跟着我便去了警局。”

“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母亲在出站口等我，她穿着那件耶格牌驼色大衣。我走近时，发现她连头发也没梳理，只是胡乱地化了下妆。我心中一凛，上次见她这个样子还是在里奥的葬礼上。

“我是从小哈德森镇一路打车过来的。你的飞机晚点了。”

“只晚了十分钟而已，妈。”

我们周围接机的人群中有重聚后拥抱在一起的恋人、亲朋好友。我和母亲向来觉得亲密接触挺尴尬的，我们好像都没亲吻过。

“我不在家的時候她可能打过电话。”母亲说。

“她可能还会再打。”

但其实在飞机着陆后我就无数次查看过手机了。

“我真是挺搞笑的，”母亲继续道，“我等哪门子电话呀，她压根儿就不会打给我。我想可能是她觉得太烦了吧。”我晓得这是母亲掩饰内心烦躁的惯常做法，“她上次主动来看我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谈到跟上帝签订契约的事。

我租了一辆车。当时是早上六点，但M4大道前往伦敦的车辆已经十分拥挤。现在算得上高峰时段，本就令人沮丧、上火的交通因为下雪更加缓慢了。我们的车径直朝警局开去。我没能让司机把车里的暖气开起来，只要我们一说话，冰冷的空气中就会飘起白雾。

“你已经跟警方谈过了吗？”我问。

母亲的话像是带着一丝烦恼蜷缩在空气中：“谈过了，幸好谈过了，关